

田于畴 著

翠谷叢踪

旅游文学丛书

翠 谷 义 踪

田于畴

山东友谊书社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翠谷义踪

田于畴

山东友谊书社 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306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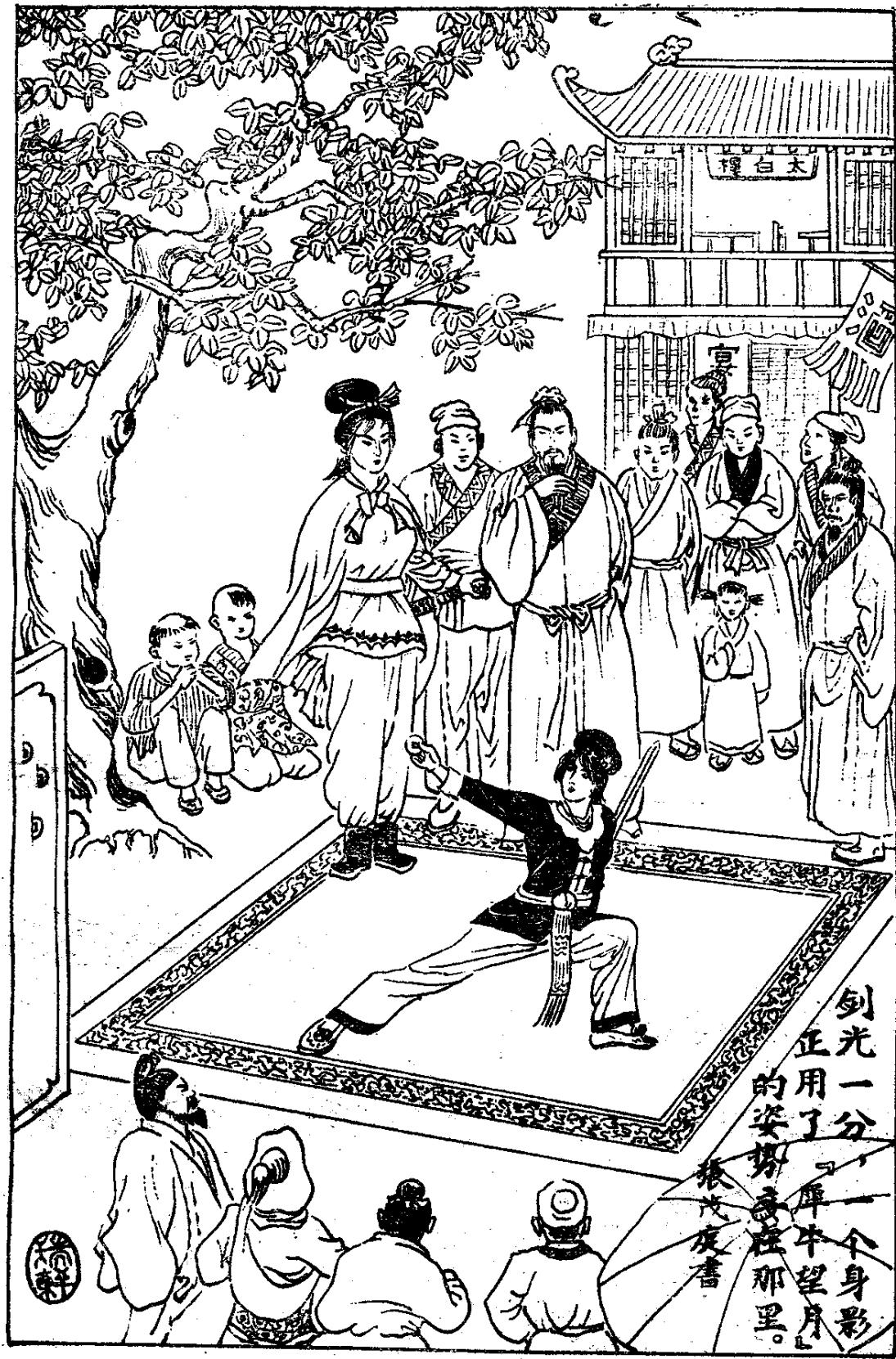
印数 1—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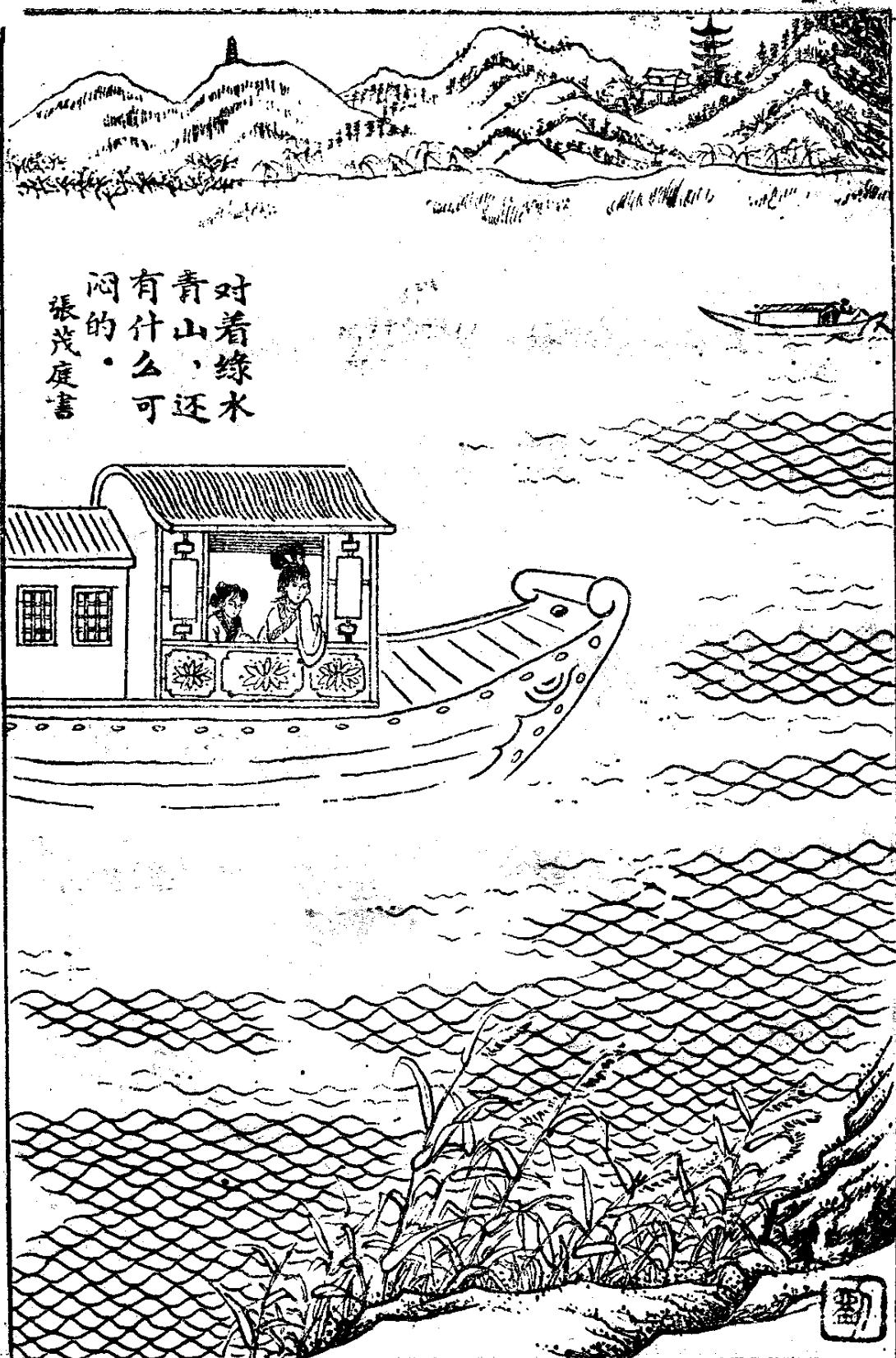
书号 10099·1814 定价 2.40 元

内 容 提 要

《翠谷义踪》是一部依托历史而又超脱于历史的长篇小说，写的是清顺治年间，大西农民起义军余部李定国、刘文秀的眷属隐藏于峨眉山环翠谷，清平西王吴三桂、四川总督李国英派人几次寻觅窥探，必于铲平之而后快，翠谷义民与之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故事。其中穿插了孙可望眷属创建的红叶山庄与环翠谷中人争论孙、李是非，因而两番约期比武较艺以及两个山庄的人冒险同去北京探查孙可望被清廷秘密杀害的真象等情节。结构紧凑严密，故事发展在意料之中而又出乎意料之外，波澜迭起，引人入胜。塑造的人物从清廷重臣、义军领袖直到草莽英雄、世外隐者、遗民儿女，各有自己的面目，不肆意拔高及肆意丑化。文字较流畅，所用的词汇语言，具有那一个时代的特征，适合人物身份。

由于情节需要，随着人物活动场所的变换，附带介绍了四川巴县小南海、白沙黑石山、江津圣泉寺、嘉定凌云九峰、大佛、成都望江楼、峨眉山、金佛山两处佛教胜地，川江、三峡以及北京等各处祖国的名山胜景。虽着墨不多，亦堪供卧游。





有青对着
山·····
闲的·····
什么可还水
張茂庭書

譚平子搶了先
手，向她所占
的一角投子進
攻。

張茂庭畫



五夫人向前
几步，呆呆地望了阵
石碑。

張茂度書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何来卖解女	19
第二章 平西王令旨	68
第三章 娇凤脱樊笼	115
第四章 环翠谷内外	164
第五章 较艺伏虎寺	212
第六章 恩怨金佛山	261
第七章 六女入都门	309
第八章 不义王之墓	362
后记	432

楔子 蜀王遗命

词曰：

如玦如璧天上月，人间阅尽兴亡。大西余烈奋龙骧，
挥戈扶永历，抽矢射天狼。

痛惜李刘终滇土，子遗更向何方？英雄末路志坚强，
义踪隐翠谷，千载挹芬芳。

却说明太祖朱元璋，以草莽缁衣身分，投入元末轰轰烈烈的红巾大起义洪流中，凭着雄才大略，辅佐得人，终于南平群雄，北驱元主，建立了大明王朝。当开国之初，他定制度，立国基，兴礼乐，易服色，雄心勃勃，大有把华夏万里江山视作子孙万世之业的气概。却不懂得，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已经孕育了王朝灭亡的因素。到得万历之后，启、祯之际，这个外表看起来强大如旧的大明王朝，却如一个业已病入膏肓的人一样，只等着咽气死亡了。果然，王二、王嘉胤在陕北澄县、府谷振臂一呼，各路草莽豪杰随之揭竿而起，酿成了一场比元末红巾声势更为浩大的农民大起义。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义军终于攻入北京，逼得崇祯吊死煤山。接着大顺王朝建立。几乎在同时，张献忠在四川也攻下了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在中国国土上一时有两个强大的农民政权，与在关外的清政权、南京仓促建成的弘光政权并立。

总是因为李自成得胜而骄，他进了北京之后就昏昏然起来，

加上对几件大事处理不当，因而草率出兵山海关。在被吴三桂和满清多尔袞的联军战败之后，仓皇退出了北京。其后，一蹶不振，连战连败，先是被清将多铎逼出了陕西，接着又被阿济格由湖北穷追到了江西，最后在通山九宫山牺牲了。张献忠在成都也因杀人过多，立脚不住，撤军北上，在西充凤凰坡被清将豪格的部下射死。大顺、大西两个王朝没有存在多久，先后覆亡了。

但是，大顺、大西的余部诸将士并没有因为张、李之死而溃散，却由于同仇敌忾，决定与明朝宗室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帝联兵而抗清。特别是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指挥下，以云南贵州为根据地，在广西、湖南、四川一带，与清军鏖战达十年之久。刘文秀一度屡败吴三桂，挺进川北保宁，差一点把清兵赶出四川。李定国出广西、下桂林，入湖南，连歼清朝名王孔有德与尼堪。声势之盛，使清军闻名丧胆。

可惜，明廷内部在这国事大有可为之时出现了裂痕。本已大权独揽的秦王孙可望权慾薰心，想取永历而代之，又忌妒晋王李定国功高望重，要夺他的兵权，将他除掉。孙可望的多行不义，引起了原来大西军诸将的不满。蜀王刘文秀公开站到了李定国一边，大将白文选、冯双鲤率兵归李定国。孙可望交战不胜，率领残兵千人，护着家口逃到湖南，向清朝五省经略洪承畴投降，并且把云南贵州的山川关塞虚实和明军的兵力强弱分布情况，一古脑儿告诉了洪承畴。老奸巨猾的洪承畴奉清廷之命驻兵长沙，经略湖南两广云贵五省，本是观衅而动的，得到明军虚实后大喜过望，他把孙可望送到北京，并且乘机上了一道密揭，请求三路出兵，进攻云贵。清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大肆调动各路兵马，准备进兵，这是明永历十三年，亦即清顺治十五年二月的事。

而明军方面呢，李定国以为赶走了野心勃勃的孙可望后，总算松了一口气，免除内顾之忧了，他一时沉浸在安慰、欢乐的情绪之中，对抗清军事没有进行全盘的筹划。只有卧病昆明的刘文秀，对孙可望出走后的局势隐怀忧虑，曾于五个月前，密派部下分向四川保宁、湖南长沙两处探听清方动向。

我们这个故事的序幕，就在这时拉开了。

被称为春城的昆明，不消说是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的。它更有一段胜处，就是到了四月，九十日春光虽已过尽，却并不显得春意阑珊，而是花事更盛，风光更浓。从城内的五华山望下去，到处姹紫嫣红，端的是春深似海。当地人又好游玩，如今虽然并非太平盛世，但是几年来没有大的兵火燃到这里，也算得寰中难得的安静之土。加上永历皇爷被晋王迎来，驻跸于此，随驾而来的阁老、都堂、部寺司院官员，哪一个不是喜欢及时行乐的？因此，多日来城内外的名园古寺，朱门甲第，时时处处有人开宴坐花，飞觞醉月，闹得如醉如狂。偌大的云南府城中，要想寻个维持着静谧安宁的空气的处所，就只有一处，即曾经是黔国公沐天波别业，如今权作蜀王府的安阜园。原来蜀王刘文秀两月以前染了沉疴，已经遵晋王之嘱，暂时不治国事军务，在府中安心摄养，蜀府多日来门不留宾了。

初二这一天，天气异常清朗，刘文秀虽然仍旧不能起床，但觉得精神好了一些，便对昼夜轮班随侍身旁的四名侍女之一秋鸿说道：“今天是二十几了？”

“稟国主爷，如今已出了三月，今天是四月初二了。”

“四月了吗，日子过得好快呀！”刘文秀不知为什么叹了一口气，接着又问：“那末离上次晋王来府又半个多月了，这

些天来，朝中有什么大事吗？”

“婢子不知道。”

“我几个月前派出去的郝、陈两位将爷也仍是沒有消息吗？”

“婢子好象听说，三天前郝总兵大公子从长沙回来了，还探得了什么机密军情。”

“机密军情？那为什么不著他早来见我？”

“国主爷有所不知，娘娘向婢子等四人下了严令，为了让爷安心静养，什么军情也不许传报。”

“她，她好胡涂！全然不知道眼前是什么时候了。还要延误军情。去，传我的令，就在这里传见郝天麟。”

秋鸿答应着，让另一个侍女冬梅在病床前伺候，她去找王妃去了，这件事她既不敢违了王爷的令，又不敢自己作主，擅自放人进府。

到底王妃知道刘文秀的脾气，她想了一想，派管家传信给蜀王麾下坐营总兵郝承裔，叫他不但带了儿子天麟进见，还同了昨日才从川北保宁赶回的小将陈桐一齐来。

不一刻，三位武将联镳来到了，为着怕他们说话时间长了刘文秀病体不支，王妃亲自陪着他们到病床前。那知，刘文秀分别问了郝天麟和陈桐几句话后，不等丫环献上茶来，便把秋鸿冬梅二人连同王妃一起打发了出去，还叫秋鸿在院中坐地，任何人不准放入院中。然后，掩上门，一谈就是半个多时辰。不放心的王妃，本来随同秋鸿在院中坐候，刚一见郝承裔等三人开门躬着身子退出，也顾不得相送，立刻赶入屋中去看刘文秀。只见他卧床闭目，似在休息，床前素常放茶盏药物的紫檀茶几上却放了一张揉得业已皱巴巴的白绵纸，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字。王妃不愿惊动刘文秀，轻轻走向床前，想收了那张纸儿。谁知刘文秀已经听到了脚步声，倏地睁开双目。他一见是自己夫人，竟用了不象久病之人发出的、却如同洪钟一般的声音说：“你来了，极好。快著个把细的人去晋府，请定国哥哥立即来一趟，有要事相商。”

“什么事啊，你病体未痊，刚才又说了那么一阵子话，缓一天不行吗？”

“缓不得啊，这是极紧急的军情，片刻耽搁不得的。”

王妃只得听命出去了，但到了院子里，她仍然嘱咐了秋鸿一大阵，让她劝着王爷在这短暂的时刻，尽量睡上一觉。

李定国不是那般醉生梦死的人，他当然不会去应时行乐。只是在代替孙可望执掌了朝政以后，纷繁的大小军政事务全然压在了他的肩上，弄得他无有片刻空闲。这天，他正在文安侯马吉翔府中听马吉翔告礼部尚书程源的状。这些文臣间的互相倾轧，本是他最厌烦的，他也弄不清那些人之间的是与非，偏偏马吉翔又刺刺不休，而且翻来覆去还是已经说过的那几件事。他越听越不耐烦，正待起身告辞，晋王府管家已经派人来寻，道是蜀王有要事请求相会。李定国知道，刘文秀的病不轻，不是十分紧要的事不会巴巴的派人满城里寻找自己。便决定不回府也不用午饭，立刻到安阜园去。他并没有把自己要去蜀府之事告诉马吉翔，而且从马吉翔家中出去后，还打发走了一大半护卫，只带了两名心腹人，骑着马，不事张扬地向蜀王府奔去。他素来知道文官们好传播消息，要是叫马吉翔知道蜀王有重要军情与自己商量，保管不出三日，各种离奇的谣言便会在昆明城里乱飞，他不得不防备这些多嘴多舌的人。

蜀王府是他常来的地方，他在安阜园门口下马后，不俟门

者禀报，便大踏步穿过几进院子，迳直向刘文秀养病的末进厅堂走去。他未料想，王妃陈氏已在院中等他了。看见王妃面上忧虑的颜色，他便停了脚步问：“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他不肯说呢。”王妃也是轻声回答。略停了停，又加了两句：“派到长沙、保宁去的人回来了，文秀执拗地要传见他们，关了门谈了半个多时辰。”

“哦，湖南和四川方面有信儿来了，那么，我去看一看。”李定国知道刘文秀派人去敌方探听消息的事。自己本来也要派人办这件事，因为知道刘文秀在四川时礼待了一些江湖人士，帐下多的是武林高手。自己部下尽管猛将如云，能征惯战，在这方面却不如刘文秀，便打消了念头。但关心敌方动态的程度也不下于刘文秀，因此，急于和刘文秀见面。话说完后，立即进入屋中。

刘文秀果然睡着了，秋鸿坐在一把椅子上正在守护。她听见脚步声，抬头见是李定国来了，便急忙站起，下跪行礼，然后便要去唤醒刘文秀。李定国向她摆了摆手，轻声说：“让国主休息一会儿，不要叫他。”说着，瞥见了那张还摊在茶几上的白绵纸，知道这话儿必定是长沙或保宁来人带来的，便走上前取了，站在当地就看了起来。秋鸿见状，连忙悄没声儿地端了张椅子放在定国身旁。谁料李定国只看了开头的几句，便全神贯注起来。他全未理会秋鸿搬来的椅子，依然站着看了下去。李定国自从成为大西军定西将军，便已经学得粗识文字。归明以后，因为素来敬重读书人，在他们熏陶下，不但一般军中文书，就连文绉绉的奏章诏令，一上眼也能明白大意。原来他一看这绵纸上开头便抄上了洪承疇的全衔，下面紧接着是“为详察西南地势情形，预计三路进取全局，以期兵力得施，

兵食不匱，早奏荡平，伏候庙堂鑒裁事”。便知道这是洪承疇上奏清帝的密章，这乃是绝顶机密的文件，竟不知刘文秀手下人是怎样偷抄来的。他自从孙可望降清以后，本来一直也在猜测清方是否乘机进攻的事，现在看见了“三路进取”四个字，怎能不引起注意？所以才急切地继续看了下去。下面接着写的是：

窃照云南贵州，远处遐荒。山川极其险阻，围环尽是苗蛮。从来进取云贵，既虑措兵之为难，更虑地理之不谙，尤虑粮运之不继，是以两省收复，每多后时。况今新封义王臣孙可望虽慕义来归，而逆贼李定国等未经大创，大势尤在，必然据险扼守。在我必布兵计粮，运用如法，乃能歼渠散胁，底定西南。职钦奉上谕：“湖南、广西、四川三路大军进取贵州，此满州大军精强，所向无敌，自可一鼓收功。是应用兵马，固已不烦另措；惟三路之地理，三路之粮饷，必预计全局规模，然后进取得有把握。”职仰遵详确指划之上谕，广询细访，求所以克襄大计，密会义王臣孙可望及提督诸镇将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

看到这里，李定国忍不住了，他不由得大声说了一句：“这个孙可望，果然是个卖国贼！”谁知这一句却把刘文秀惊醒了，近三十年的军戎生活，培养了刘文秀机警异常、反应迅速的特点，他刚睁开眼睛，神智立刻清醒得就象未曾睡觉时一样，他一瞥之下，便判断出李定国已经被洪承疇那件密揭引得不安了，便接口说道：“安西哥哥已经得知洪承疇这个贼子三路出兵的奸计了，唉，真毒啊。”

李定国闻声抬头说：“抚南兄弟，你醒了，你说的那什么

奸计我还未看到哩，我气的是果然应了你的话，孙可望把咱们的虚实都告诉洪承畴了。”原来，张献忠战死后，部下群龙无首，从西充向南撤退，经过苦战，在重庆渡过长江。到达遵义以后，孙可望等四员主将经过商议，处死了一直劝张献忠杀人的汪兆龄，丢掉大西国号，决定退入云南与明兵联合，全军由四人分统，暂时自称将军，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结为异姓兄弟，以孙可望为大哥。后来艾能奇早死，孙、李、刘三人投明后封王，但互相之间仍以旧号，兄弟相称。如今孙可望已然投降了清朝，李定国看着卧病在床的刘文秀，产生了一种势单力孤的感觉，因而话音中带出了一丝哽咽。

刘文秀听出来了，他有同感地叹了口气，又劝慰李定国说：“平东哥哥糊涂，走了错路，不说他了。只是，如今小弟有病，不能相助哥哥，千斤重担要落在哥哥一人的肩头了，哥哥还得保重啊。咦，怎的哥哥还站着说话，快请坐了。”

李定国坐下后，沉默了一小会，说：“这篇劳什子太长，我不往下看了，想来你派去的人既然能把这般机密的物事偷来，必然还会探得更重要的军情，兄弟你要是精神好，详细对我说说吧。”

“哥哥说的不差，等我一件一件的告诉你，说来郝天麟这个后生能干着哩。他奉命去长沙后，怕那里有随平东哥哥投降的人认出来，竟然结识了岳麓山拈花寺的老方丈广慧，在那里剃了发，打扮成沙弥，钻进长沙城里，专到经略府部将的眷属家中化缘。谁知洪承畴这贼子关防好生严密，天麟虽然探听得二月初洪贼派了一员差官四名卫士飞马进京，前后十几天就返回来了，料想有重大军情传递，想要弄个水落石出。无奈，用